

魏
军
著

昙花梦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7.5
4

87
I247.5
2034

BK36/25

3

昙花梦

魏 军 作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1986年·哈尔滨

责任编辑：王 皎
装帧设计：李 欣
书名题字：李延沛

昙 花 梦

Tan hua meng

魏 军 作

北 方 文 艺 出 版 社

(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)

黑 龙 江 新 华 印 刷 二 厂

黑 龙 江 省 新 华 书 店

出 版

印 刷

发 行

开 本 787 × 1092 毫米 1/32 · 印张 68/16

字数 128,000

1985 年 6 月第 1 版

198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 — 190,20

统一书号：10360·42 定价：1.05 元

内 容 简 介

这是两部侦探小说的合集。《昙花梦》的主人公，是造反夺权的三种人。他在夺权中秘密害死了一位领导干部。他为了保住窃取的权利，便杀害了知情人，结果仍是昙花一梦，仍然逃不脱历史的惩罚。《重重迷雾》的主人公是个外国人，他以走私做掩护，秘密窃取我国军事情报。我公安人员没有上当受骗，很快就逮捕归案。

目 录

昙 花 梦.....1

重 重 迷 雾107

夢花曇

楔 子

天，灰蒙蒙的。一连十几天没见太阳，春天就在浓云密雾中悄悄地溜走了……

太阳撕开了面纱，露出了涨红的脸，把隐藏了十几天的光和热全部倾泻下来，大地象一个蒸笼，人们感到周身热乎乎的。夏天来得这样快，这样突然，在这个海滨城市是不多见的。

白云缕缕，夕阳斜射，阳光透过路旁垂柳和白杨的茂密叶子，洒在路面上，投下一片片浓重的阴影，给整个城市涂上一层神秘的色彩。

马路上的车和行人川流不息。人行道上有人随手扔了一个烟头，烟头上被摔掉的火星和缕缕青烟，随风飘散着。有一个十来岁的男孩，手里拿着一个用报纸折叠的“苍蝇篓”，欢欣雀跃地穿行在人流中间。他拣起那个烟头，放在“苍蝇篓”里，又雀跃着向前跑去。从他的衣着和神情来看，不象拣烟头抽的孩子，可能是由于贪玩，才想出这么一个顽皮的游戏；也可能还有其它目的。他跑到临街的一家酒店前面，停住双脚，从兜里掏出一个五分钱的硬币，买了一支冰棍，高兴地吸吮着。

夕阳的余辉，射在酒店的玻璃窗上，把酒店里照得通明。酒店的营业室整洁而又雅静，洁白的墙壁上贴着一张白纸红字的“服务公约”，对面墙有一张计划生育宣传画，靠近柜

台一侧的墙上挂着一台匣式电话，旁边还挂着一个月份牌。月份牌上的字码是四月十九日。营业室内有几张圆桌，桌面上罩着白色塑料布。桌旁围坐着啜饮啤酒和冷饮的顾客，服务员身着白色工作服，穿行在圆桌和顾客之间，不时为人们送着啤酒、冷盘和冷饮。靠近玻璃窗的圆桌旁，有一个头戴白色凉帽，眼上扣着一副宽边镀铬太阳镜的顾客。他中等身材，胖瘦适中，肌肉发达，满面红光，年龄大约三十七、八岁，因为帽子压得很低，再加上脸上扣着一副很大的大墨镜，遮住了大半个脸，人们无法看清他的面庞。他接过服务员送来的酒菜，拉到自己面前，脖子一仰，就把一杯啤酒灌进肚里。他又斟满一杯，但是没有喝。他抬起左手，看了看手表就站了起来，离开了自己的座位，走到电话机旁，向服务员说了几句话，服务员朝他点点头，他便拿起话筒，右手拨动号盘，听了一会儿，大概是对方拿起了话筒，这才开口：

“是我，你等电话真准时。实在对不起，今晚儿我要赶写一个材料，麻烦你到我家来一趟吧。九点半，一定，我等你。”

他放下电话，重新回到桌旁坐下，酒杯紧紧贴在他的唇边，似乎是在沉思，也似乎是在向外窥视。窗外那个拣烟头的小男孩，依然开心地玩耍着，又把一个烟头装进了“苍蝇篓”里。装着烟头的“苍蝇篓”，在他手中挥舞着，迅速地摇动着，哗哗作响。“苍蝇篓”突然起火了，烧着了衣袖，小男孩“啊”的一声，甩掉手中的“苍蝇篓”，扑打身上的烈火。戴墨镜的顾客看得真切，不由一惊，握酒杯的那只手突然抖了一下，酒杯掉在地上，“啪”的一声，摔个粉碎。啤酒冒着气泡，在地上四溢着，流淌着……

一 血染的彩霞

喧嚣了一天的城市，随着夜幕降临，渐渐平静下来了。天空残留着一道道彩霞，象血染似的，一片殷红。转瞬之间，它又变成了褐色。当夕阳的余辉完全被大海吞噬之后，海滨的这座城市，变得更加寂静了。白天的嘈杂和闷热逐渐消失了。随着飘来阵阵海风，使人感到清静、凉爽。

乌云从头上飘过，流星闪着寒光，消失在远方的茫茫夜空里。在通往市区的公路上，更显得清凉、宁静，只有路旁挺拔的白杨叶子和阵阵的清风，在窃窃私语着……

稀疏昏黄的路灯光，洒在柏油路上，斑斑驳驳，远远望去，仿佛象似一条混浊的河流。这条公路，从省城延伸出来，蜿蜒盘旋，路经五盘八坡，一直通向江城县的县城。因为地势险要，路面复杂，所以来往行驶的车辆和行人出奇的稀少。但是，此时此刻，在一棵路灯杆下，却站着一个姑娘。她时而踱步，时而伫立，时而仰脸看看夜空，时而抬手看看手表，象一个恋人等待情侣那样焦急。天已黑、夜已晚，这位姑娘为何在这寂静的效外盘旋呢？

这位姑娘穿着短衫、长裙，身材修长，一头运动式短发，

名叫师敏，是省属莲丰地区体委的运动员。她昨天接到省体委通知，叫她今晚儿赶到省城，并且约好，叫她在郊外这个地方等候，省体委派车来接她，到省城去比赛。一想到比赛，师敏是何等的高兴啊！多年的训练，不就是为了这一搏吗？她是一名很有希望的体操运动员，训练很刻苦，平衡木、高低杠，她都拿过名次。为了创造纪录，她流过多少汗水啊！她希望有那么一天，能在国际体坛上显露身手，让五星红旗高高飘扬。但在那个批判唯生产力论的年月，体育运动同样遭到了摧残。那时的体育竞赛，称为体育表演，甚至连裁判这个名称也不能叫了。那么叫什么呢？总得有个名目啊，叫做评议员。这还不够，在“评议员”前面还要加个工农兵的皇冠，美其名叫做反对锦标主义。于是乎训练马马虎虎，表演嘻嘻哈哈，为了这种“革命”的需要，竞赛规则也被篡改了。就拿跳高来说吧，三次跳不过，可以跳四次、五次……这简直是笑话。在那愚昧的年月，谁还有心思再去憧憬那飘扬的红旗、闪光的金牌和赛场上的欢声笑语……师敏这样想着。现在，一切都过去了，“四人帮”被粉碎以后，师敏又恢复了她青春的活力，整天在体操馆里练个不停，要把动乱年代失去的时间夺回来。她为了恢复腿部力量，有时把沙袋绑在腿上，在高低杠上飞越，在体操垫上翻滚，在平衡木上翻腾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师敏很快恢复了自己原来的成绩，多么希望能在全国性的比赛中，向人民汇报自己的成就啊！所以当她接到集训通知以后，再也按捺不住自己的内心激动，随即搭车来到了预定的地点，焦急地等车来接她。等了半个钟头，还不见来车，不由有些焦虑起来。有心自己去省体委

报到，但是末班车已过；如果步行，恐怕要走一夜。一个女孩子，在这上不着村、下不着店的郊外，走这么远的路程，万一发生什么意外……她想到那可怕的后果，不能，也不敢再想了。此时，她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，那就是体委一定会来车接她，因为通知说得明明白白的。她下意识地又看了看手表，似乎得到一点安慰。因为刚刚超过半小时，会来的，一定会来的，等人总是感到时间漫长。

天，越来越黑，铅云密布，远处传来一道闪电，市郊的田野一片寂静，路旁的白杨叶子被风吹得沙沙作响。师敏只身一人在路旁徘徊，她感到寒冷，两臂交叉抱在胸前，正在她忐忑不安的时候，远处忽然传来了汽车的马达声。这声音在寂静的原野，传得又快又远。师敏回过头来，圆睁双眼，注视着传来马达声的方向。她听清了，清清楚楚地听清了，的确是汽车的马达声，一定是省体委派车来了，她的心情顿时平静了许多。当她看到远处忽明忽暗的一片光柱，认定那就是前来接她的汽车，一阵狂喜袭上她的心头，于是就站在马路中间，为的是让司机能看清她。当汽车的光柱越来越近时，她掏出一块手绢，向朝她开来的汽车挥动，孩子般的呼喊：“喂，我在这儿……”

这是一辆侧斗三轮摩托车，她已经看清了。管它什么车呢，有人来接就行。要是不来，她真不知道今晚儿该怎么过夜！谢天谢地，她这样想着。侧斗三轮摩托车和师敏的距离越来越近，五百米，三百米，一百米……摩托车开始减速，师敏迎着车，向前跑了几步，摩托车突然加速，象失去了控制似的，径直朝师敏冲过来。她惊叫了一声，凭着她运动员

的素质和反应，跳到路旁。摩托车从她身旁擦身而过，险些撞到她的腿上。师敏出了一身冷汗，惊恐地张望着从她身边驶过去的摩托车。忽然“吱”的一声，摩托车就地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急转弯，掉转车头，雪亮的车灯射在她的身上。师敏眯起双眼，疑惑不解地注视着摩托车的驾驶员。只见那个驾驶员头戴鸭舌帽，帽檐儿压得很低，大风镜遮去了大半个脸，露在外面的只是一张黑糊糊的嘴和黑糊糊的鼻孔。从那黑糊糊的脸色和黑糊糊的墨镜，可以看出，他是横下了一颗杀人的凶心。师敏明白了，这不是前来接她的汽车，而是一个想要残害她的凶手。她顾不得再想，惨叫着跳下公路逃命。那辆摩托车吼叫着，又向她冲过来，车体悬空从她身边掠过，师敏大叫一声，又向河滩跑去。那惨叫的声音十分可怖……

那个驾驶员死死盯住自己的目标，使摩托车冲下路基，在崎岖不平的河滩上颠簸疾驶，光柱在她身上颤抖着，象一束明亮的探照灯，横扫着，捕捉前面的目标。师敏已经跑得上气不接下气，但是求生的欲望，促使她极力指挥两条笨重的腿，拼命地奔跑。她这时多么后悔啊！当初为什么没有练长跑！此时，她感到腿上比绑着沙袋还要沉重。她惊恐地回头看了一眼，摩托车就要撞到她的身上了。她急中生智，不知什么力量使她轻盈地跳过了一块大石头。大石头把斗车颠起来，摩托车象一头受惊的野兽，斜着身子冲出很远，险些翻掉。

师敏无目的地奔跑着，头发在微风中飘拂着，胸脯在急剧地起伏着。她感到肺中缺氧，大口大口地喘息着，惊恐的

双眼圆睁着，温柔文静的脸蛋儿扭曲着。她感到已经筋疲力竭，象百米冲刺以后那样力不从心。缺氧的窒息，两腿的酸软，心律的过速，使她感到头昏目眩，加上一阵阵的恶心，她实在没有力气了。在田径场上，战友们总是站在终点，搀扶着自己的同伴，踩着柔软、富有弹性的跑道缓缓奔跑、散步，以缓和那剧烈运动后的疲劳和身体的不适；刚刚到达终点，还有人跑着把棉毛衫披在身上，那是多么好的集体，多么好的训练条件啊！然而师敏的百米成绩，一直不能令人满意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，其实并不难于回答，体操运动员和短跑运动员，对身体素质的要求迥然不同。有人告诉她说：“小师，优秀的短跑运动员，具有一个微翘浑圆的臀部，这样才能起动快，爆发力大，所以能够出速度。你们体操运动员，就不具备这个条件。”她孩子般地下意识地用摸惯高低杠的手，摸了摸自己的臀部，不好意思的低下了头。

今天的此时此刻，她的奔跑又是在什么样的情况呢，漆黑的夜晚，崎岖的陌生路径，半高跟的凉鞋……赛场上是一双双期待、鼓励的目光，和一片加油助威的呼喊。眼前的一切，同赛场上真是天壤之别。她现在只有一个念头，那就是使出全副力量，奔命逃生。她能逃掉吗？她似乎感到渺茫，无望！就是这种绝望而又具有求生的意识，使她终于喊出了令人凄惨的呼唤：“快来人啊！救命啊！”但这种声音十分短促而又无力。可是不管她怎样喊叫，既没有回声，也没有反响，郊区的夜晚，万籁俱寂，黑暗而又空旷。

摩托车在河滩上拐了一个弯儿，掉转车头，又从斜刺向她冲来。她跑到河边，腿一软，一头栽倒在地，摩托车又扑

了一个空，车轮从她头旁飞掠而过，溅起的沙子散在她的身上。她再也没有力气呼喊，只是呆呆地望着冲过去的摩托车。这摩托车刹车不及，一头扎进河里，熄了火。

师敏惊呆了！当她看到驾驶员半截腿埋在水里，恶狠狠地把唾沫唾在手上，正在用力向河岸上拽车，她才清醒过来，急忙爬起来，拼命向回奔跑。眼前有一片小树林，她改变了方向，向树林子里跑去。驾驶员已经把摩托车拉上河岸，打了几次火，“轰”的一声，摩托车终于发动了。他跨上车子，加大油门，摩托车吼叫着，又向师敏冲过来。师敏听到车声，更加拼命地向小树林奔跑。摩托车放慢了速度，冲进树林，左拐右绕地躲避着树干，象在林中捕猎，紧紧追逐他的猎物。她摇摇晃晃地绕着树干，躲避着摩托车。

摩托车又一次向她冲来，撞倒了一棵小树，斗车被弹起来，象一只恶兽蹿向师敏。她躲闪不及，终于被斗车撞倒在地，悬空的车轮从她身上滚过，她躺在地上再也不能动了……

驾驶员熄灭了车灯，把车停住，走到师敏身旁，向四周张望一下，看看无人，弯下腰撕开她的衣裙，然后把她抱起来，走出树林，向公路走去。公路上一片寂静，没有行人，也没有车辆，只有路旁白杨树的叶子在夜风中沙沙作响。

驾驶员把她放在路灯下，然后把撕开的衣裙掀开，裙下露出了她那雪白丰满的长腿。驾驶员没有采取进一步的犯罪活动，只是直起腰来，看了看手表，看见表针指向八点二十八分，他那紧闭的嘴巴张开了，似乎是在会心的微笑。灯光下，西铁城电子表，黄澄澄的表带寒光熠熠。他收住目光，转

身跑下公路，过了不一会儿，树林里又响起了一阵摩托车的马达声。接着，一束光柱从树林里射了出来，伴着摩托车的轰响，消失在茫茫的夜幕之中了。

师敏躺在路边，微风吹拂着她那汗水涔涔的身躯，慢慢地苏醒过来。她的脑海依然闪现着刚才发生的暴行，耳鼓里仍然响着那摩托车可怕的吼声，使她的思绪紊乱不堪。她不明白那个驾驶员为什么要害她，更不明白为什么不致她于死地。如果是抢劫，她身上一无所有。她抬起头，下意识地看了看手，手表依然戴在腕子上，只是在奔命的时候，把表蒙撞碎了，秒针还在嚓嚓地走着。如果是强奸，她并没有完全失去知觉，只是由于受伤和惊吓昏厥了，然而她的头脑和理智还是清醒的。她记起来了，那个歹徒只是在她的乳房上拧过一把，别的不轨动作，并没有发生。她思绪着，验证着，那只纤细的手，顺着那条受伤的腿摸索着，短裤完好无损。这就好了，受点伤算得了什么，这不过是肉体上遭受一点撞伤，心灵没有受到摧残。在训练时不是也受过伤吗！她记起来了，在一次训练中，她从高低杠上摔下来，有人说她再也不能搞体操了，然而，她以坚强的毅力，硬使受伤的腿恢复了功能，又回到了自己不愿离去的体操馆。现在这点伤算得了什么！她的身体素质好，一定会好的。她下意识地活动了一下受伤的腿，似乎还听使唤，她放心了。然而她的思绪又被耳鼓里那可恶的摩托车的轰鸣所打断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为什么会在她等车的时候出现这样的事情呢？为什么省体委没派车来接她呢？她突然警觉起来，觉得躺在公路上不安全，不如爬下路基，找一个不易被人发现和避风的地方，

暂且忍耐一宿，等到天亮以后再做打算。她挣扎了一下，心理上的恐惧和剧烈的疼痛，又使她昏迷了……

这时，一辆面包车疾驶而来，两束雪亮的光柱照射在路面上。突然，光柱里出现一个白色的物体，象是一个包裹。司机把眉毛拧做一团，下意识地吧油门松了松。啊，他看清了，那分明是一个人。这个人真怪，怎么会睡在这里？距离越来越近，司机一踩刹车，把车停住了。地上的人象是听到了刹车声，抬了抬笨重的头，但是没有抬起来。

司机从车上跳下来，急走几步，对地上的人问道：“你怎么……”

师敏睁开惺忪的双眼，打量一下这个陌生人，又看了看停在路边的汽车，断定这辆车是来接她的，才从牙缝里迸出一句充满希望的话语：

“我，我在等你……”

“等我？”司机迷惑地看着眼前这个受伤者。看到她那一双惊恐的目光和痛苦的表情，好象自己的情人受了委屈，在用期待的目光向他倾述自己的不幸。眼前这个姑娘是个什么人呢？她那丰润的大腿，凸起的胸脯，健美的体态，就是在地面上蜷曲着身躯，也无损于她的曲线美，多象体操运动员的体型啊。司机的脑子里又闪出姑娘的话语：“我在等你。”难道她认识我？不能！因为在司机的脑子里，从来没有见过这位秀美的姑娘。他再看看姑娘裸露的大腿，感到有一种极大的吸引力。在这人不知鬼不觉的夜晚，一个单人独体的女人，身受重伤，又把雪白的大腿露在外面，这说明什么问题